

典藏大理

第三辑

大理古城探迹

熊元正／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大理古城探秘

熊元正 /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理古城探迷 / 熊元正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6
(典藏大理.第3辑)

ISBN 978-7-5367-4082-2

I.大... II.熊... III.文化史-大理白族自治州 IV.K29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6214 号

责任编辑	奚寿鼎
装帧设计	熊元正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邮 编	650032
印 刷	大理地矿绘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总 印 张	76
总 字 数	1600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2000 套
总 定 价	200.00 元(全套)
书 号	ISBN 978-7-5367-4082-2/K·1079

前 言

大理是第一批分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唐代,这里曾是云南地方政权南诏国的都城。宋代的大理国也仍以这里为都城。元代设立云南行省,省会设在今昆明,但大理仍然保持唐宋时代的风貌不变,依然是云南西部的中心城市,西南边疆的重镇。

明代初期,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军攻克大理后,毁南诏、大理国的都城,另建大理府城。南诏、大理国的文书、档册、典籍同时被毁。以后在官、在野的残存遗物又历代累遭毁灭劫难。一千二百多年前建成,繁华六百余年的古大理城的面貌,随着时光流逝,自然力和社会力的风化、剥蚀、摧残,便逐渐消失了它的踪迹,成了一团历史的迷雾。

现在人们看到的大理古城,仅为明、清时代大理府城的残迹。对于一千二百多年前就开始辉煌的南诏、大理国都城的面貌,尚未见到全面系统的考查和描述。

本书根据仅存的少量历史资料记载,民间传说和幸存的极少的地面遗痕的查勘,综合判断,尝试对南诏、大理国都城——羊苴咩城,也就是古大理城的全貌作粗浅描述,并兼及南诏、大理国的陪都——东京鄯阐城。分析、推论的结果未必正确。更多的东西尚待考古发掘和尚未被人认知的历史资料的发现来显示和证实。

目 录

唐代以前的大理	1
被遗忘的南外郭城墙	4
“石门坎”解迷	
——南诏王都的南内城墙问题	7
南诏王都的宫城、王城和内城	11
模仿唐都长安的大城	15
九重城	
——南诏王都的防御系统	20
摩用访古	26
王宫和御苑	31
礼制与风水	36
南诏都城形成、发展过程	40
南诏都城的名称问题	46
王都与十賧	48
中原工匠在南诏都城建设中的作用	50
大理府城与南诏都城	53
南诏国的第一个都城	57
富庶的离宫、别馆所在地	61
龙关锁钥	64

苍洱胜境	70
祖庙与别宫	74
何处翠华楼	78
关于国母祠	
——唐朝到南诏和亲公主的下落	84
浩然阁觅踪	88
唐代昆明·南诏的东京	91
五华楼与五华山	94
“昆明”考释	99
南诏王都的历史地位	103
附录:	
浩然阁记	(明)李元阳 109
点苍山志	(明)李元阳 112
叶榆水志	(明)李元阳 115
咏苍洱境诗选萃	118
南诏疆域示意图	
南诏王都“九重城”示意图	
南诏都城——羊苴咩城示意图	
南诏东京——鄯阐城示意图	

唐代以前的大理

1938年11月—1939年间，中央研究院吴金鼎等在大理作考古发掘，事后有《苍洱境考古报告》。报告中提到：在苍山东麓海拔2000米—2200米的坡地上发现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了其中五处，出土了大量文物。文物以陶器残片和新石器为主。断定文物产生时间距今3000年—4000年。各居民点都有就地取材的泥石混筑城墙围护。证明在三、四千年前这里已有人定居并从事农耕生产。也说明洱海水位在三、四千年前比现在高。苍山冲积面上，现在人们主要生活、居住的地方，那时还是水草繁茂的沼泽地或者还淹没在水下。

以后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又相继发现了剑川海门口和宾川白羊村等新石器和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洱海区域这些遗址的房屋多为半地穴式房屋或木桩上建房的杆栏式房屋。器物有半月形石刀、梯形石斧、双耳陶缸、陶罐，进而发展成铜锄、铜镰、铜斧、铜鼓。这些文物都表现出了古代百越民族的特征。与滇池区域的滇国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说明这里曾有百越系统的古代农耕民族定居，并形成了小规模聚落。

与此同时也发现有肩石斧和铜斧这类显示氏羌民族特征的遗物。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区南北向的高山峡谷是古代民族迁移的大通道。三、四千年以前，氏羌民族的昆明人就已延着这条大通道分布到了金沙江南北两岸。这些氏羌民族特征的文物的发现，说

明洱海区域也是昆明人分布的地区。他们与百越民族交错杂居,并且逐渐学会了农耕。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里记载说:“其外西至同师以东北,至牂榆名为崙、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昆明人分布地域十分广大,地方可数千里,几乎遍及今整个滇西北地区及金沙江北岸地带。大部分都还处在互不统率的小部落游牧阶段。为了适应游牧生活,昆明人大多骁勇强悍,善骑能射,英勇善战。

《史记·西南夷列传》里还记载说: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国(今阿富汗一带)看到市上有蜀地出产的邛竹杖和蜀布。追查这些东西的来路,是从大夏国南面的身毒(yun du)国(今印度)运来的。由此断定身毒国与蜀地之间有道路可通。这条由四川到印度的道路比经西域到印度的道路近得多。当时西域道上还有匈奴的阻隔。这条道路比经西域的道路安全得多。张骞回国后,把这情况报告给了汉武帝。于是汉武帝决定开通西南夷道。

汉使到达滇池边,受到滇王尝羌的热情接待,继续向前开道至昆明池(洱海)边。洱海有“此水可当兵十万”的作用,汉使被昆明人凭借洱海天险所阻。汉武帝为继续开通经西南夷地区到印度的道路,在首都长安西南开凿了形状像“如月抱耳”形的昆明池训练水军。西南夷道最后被开通。这就是“汉习楼船”典故的出处。这也是大理这个地方首次被正史所记录的重大历史事件。

汉帝国在西南夷地区设立了益州郡、越嶲郡、牂牁郡、犍为郡。郡下设县。在今云南西部所设县有:不韦县(今保山)、崙唐县(今保山北部及云龙槽涧)、比苏县(今云龙、兰坪)、牂榆县(今大理)、云南县(今祥云、弥渡)、弄栋县(今姚安),归益州郡西部都尉管辖。这些郡县当时称为“初郡”,一般仍由各地原来民族首领为守令,按原来的习俗治理。为保障道路的畅通,汉朝中央在沿途派驻有官吏和屯戍的军队。

洱海边的大理,因其地理位置的优越,开始在由成都到印度的国际大通道上正式发挥重要的历史作用。这条道路古代称蜀·身毒道、西南夷道。现代人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大理一直是这条国际通道上的重要枢纽。

汉代牂榆县的范围包括整个洱海盆地。牂榆又写作叶榆。

东汉时,由于蜀·身毒道交通畅通,由于对原西南夷地区的开发,社会发展水平逐渐提高,人口增加,又将益州西部都尉所辖地区划出,设立永昌郡,郡治在不韦县(保山)。叶榆县属永昌郡管辖。

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征南中,进一步加强对云南地区的开发,又将永昌郡东部诸县与从越巂郡南部划出的数县设立云南郡。云南郡郡治在云南县,其故址就在今祥云县的云南驿。叶榆县属云南郡。

南北朝时,云南虽名义上归南朝迅速更迭的几个王朝管辖,在云南设置南宁州,总管南中诸郡(原西南夷地区),郡县设置数增加,但整个南中地区都被以爨氏为首的南中各大姓所割据。各大姓之间攻伐不断,州郡形同虚设。

隋统一中原以后,着手加强对南中地区的开发、治理。清除爨氏为首的南中大姓的割据,平定叛乱。但尚未建立稳固的州、县行政管理,隋朝便迅速灭亡了。

唐初,继续进行隋朝未尽事宜,以姚州都督(驻今姚安)负责云南事务。以各民族部落首领为守令设置羁縻性州、县。但是各大姓豪族,各民族部落头领割据,互不统属,互相攻伐不止的局面一直未能改变。苍山洱海之间为河蛮各部分割据有,互不统属。河蛮是当地原住的氏羌系民族的昆明人和百越系民族的后裔以及自汉代以后不断移居该地的中原汉人后裔融合而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因为具有与汉族相近的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又称为“白蛮”。河蛮就是居住于西洱河地区(洱海西岸)的白蛮。

被遗忘的南外郭城墙

唐宋之际,南诏、大理国的都城羊苴咩城作云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历史有五百余年,是第一批公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同时期,在东北的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和日本的古都奈良和京都,同样都是仿效唐都长安城模式建成的古代都城。因南诏国、渤海国、日本国都是臣属于唐帝国的大藩国,所以这些都城模式与唐都长安城相同,但规模小于唐都长安城,大于一般的州、郡城。

羊苴咩城因位于洱海西岸的羊苴咩(简称阳咩)而得名。南诏中期异牟寻定国名为大礼(理)国,都城亦因此称为大理城。宋代大理国时沿用此名,并延用至今。

诸种史籍均记载:羊苴咩城“广袤十五里”。东西为“广”,南北为“袤”,古大理城规模宏大,今存之明代大理府城仅占唐宋时期大理城的一小部分。

羊苴咩城的核心部位在今大理府城西三月街街场一带。也就是点苍山中和峰下,民间传说中的“轿椅位”的地方。其北桃溪南岸还有明显的古城墙遗迹。此城墙遗址上立有省、州、县政府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对羊苴咩城的认识,大多是称之为“南郭情况不明”。

从苍山脚“轿椅位”地方,到洱海边今称为“才村码头”的浩然阁、洱海神祠一带的距离大约十五里,符合史籍所记“广十五里”之数。也符合南诏都城西依点苍山,东靠洱海,以山河为屏障,无东西

城墙的记载。

明代大理府城位于南诏都城核心部位的正东。南北长约二公里左右。其南北分别有南五里桥和北五里桥。两桥附近又分别有阳和铺和头铺两个古驿站的遗名和遗址存留。南诏都城的南北城墙的遗迹在此两处附近搜寻,符合“袤十五里”之数。

在大理府城北,过北五里桥,到头铺,在三阳峰下,灵泉溪南岸,现有南诏时的古城墙遗迹一道,称为“三阳城”(亦立有文物保护碑)。桃溪南岸的古城墙遗迹和三阳城均在南诏都城核心部位之北,都在苍山溪水的南岸。可以明确断定:三阳城为南诏都城羊苴咩城的北外郭城墙,桃溪城墙为南诏都城的北内城墙。依此推断:南诏都城的南外郭城墙应在南五里桥和阳和铺之间的龙溪北岸上。

据此推断,笔者于2005年9月以后一段时间内,于授课之暇,沿龙溪北岸搜寻。果然见到在龙溪北岸有一条就地取材,用土石混筑的大埂。下到箐底往上观看,沿溪岸而筑的巍峨的城墙面貌便赫然出现于眼前。人工砌筑的城墙遗迹,从龙溪箐口至南五里桥村西,断续延续二公里以上,保存还较完整的约一公里。城墙上部尚可依稀分辨出数处类似城堡建筑的遗迹。这就是羊苴咩城南外郭城墙的遗存。在城墙上部现开有一条运石头的拖拉机道,对城墙上部破坏极大。大理学院所筑的石挡墙对城墙亦有一定的破坏。

在今阳和茶地之北,龙溪滚水坝之南岸,大约百余公尺地段亦有明显的人工砌筑痕迹。此南岸上,附近有类似城堡建筑遗痕。再往南,顺山坡脚即为通上末至太和的古驿道。此地龙溪北岸今财校之东口处亦有类似城堡建筑的遗痕可寻。估计今龙溪滚水坝一带即为羊苴咩城南外郭城的城门所在地。出城门有桥、桥之南有桥头堡。

为进行对此,笔者又两次沿桃溪南岸西上,直至箐口,对羊苴咩城的北内城墙再作考查。三十多年前,笔者在桃溪箐口以下,三

百至五百公尺范围内看到：从箐底向上，顺溪流方向，有用大石块、大石头（部分为打制面石）砌筑，十分壮观的、底部砌筑工整的城墙遗迹。其砌筑方式与大理地区“石头打墙”的方式相同。此时城墙遗址上已立有文物保护碑记。此次考查，原来曾经见到的石砌墙体已荡然无存。后面的夯筑土石部分已向溪内坍塌。还有小部分在上部仍存有土石混筑的墙体。墙体砌筑泥土凝结十分坚硬，胶着性极强。所用之砌筑泥土显系经过特殊处理，绝不是简单的和泥砌筑。

在桃溪北岸，现人为留有一条土埂，埂后原来大片的坡地已被取沙取石者绝地三丈，对原来的景观破坏十分严重。桃溪南岸古城墙近三十年间被取走砌石后坍塌部分的景观与龙溪北岸古城墙的现有景观十分相似，与太和城南城墙也类似（据张锡禄先生谈）。可知龙溪北岸古城墙原来亦有泥石混砌的墙面，也是砌石被取走后，墙体坍塌而成现在的景象。

查《民国大理县志稿》：“按羊苴咩城以山河为界，南顺龙溪北河沿，北顺桃溪南河沿，由西而东，至今城基犹有存者。若大理县城系明洪武时建筑，其规模之缩小十之一而已，非遗址也。”

可见在民国前期修《大理县志稿》时，龙溪北岸这条古城墙遗迹尚为人所注意，未被遗忘。但对羊苴咩城“广袤十五里”的范围和南诏都城的具体布局已经模糊不清。对桃溪南岸城墙的认识显然含混不清并且有误。今人对羊苴咩城的面貌则更为茫然。

“石门坎”解谜

——南诏王都的南内城墙问题

笔者在弄清了苍山龙溪北岸南诏都城的南外郭城墙情况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查清羊苴咩城的南内城墙情况，这是解开羊苴咩城“南郭情况不明”谜团的又一关键问题。

已知南诏都城的南北外郭城墙都各依苍山十八溪的一条溪水为天然护城河。北内城墙情况也是如此。按理其南内城墙也应是一条苍山溪水的岸上。在三月街街场之西，南诏王宫所在地“轿椅位”之南，龙溪南外郭城之北，有绿玉溪和中溪。与“轿椅位”到桃溪北内城墙距离基本相对应的地段是中溪。中溪北岸应为南诏都城南内墙所在地。

现中溪南岸有村，名为石门村。中溪北岸原为农田，近年已盖满房屋。中溪在石门村西头一改从苍山箐口向东直入洱海的流向，向北偏斜，流至今大理府城西门之北，汇集正西方向而来的蚂蝗箐之水，沿府城西城墙之下北流，在府城西北城墙角下转向东流，直入洱海。中溪成为大理府城西城墙北段和北城墙的护城河。现今三月街街场南，中溪北岸地表上，无明显的城墙遗迹可寻。这也就是羊苴咩城“南郭情况不明”的重要理由之一。

笔者在民间访问得知：明洪武年间，建大理府城时，曾有“接城改河”之事。这个故事，稍有点年纪的大理本地居民都熟知，查访并不困难。

《康熙大理府志》有记：“今城建筑增广始末……大理城……明洪武十五年（公元 1382 年）大理卫指挥周能建筑。明年都督冯诚率指挥使郑祥广而阔之，展东南二面……”

明洪武十五年周能所建的大理府城的南城墙原沿中溪而建，中溪经今大理城内红龙井一线直入洱海，以中溪为南护城河。次年冯诚、郑祥将南城墙向南延展到绿玉溪北岸，以绿玉溪为南护城河。将中溪改向北折而流，成为西城墙北段和北城墙的护城河。原南城楼则留下在城内，成为城中的鼓楼。这就是 20 世纪 70 年代被拆除的那个“五华楼”，是一个典型的建在城门洞上的明代城楼。俗称“五华楼”只是借名。明代《嘉靖大理府志》所记它的正式名称是“襟山带海楼”，与南诏时的名楼五华楼是两码事。

今中溪南岸的石门村，村中央有“石门坎”。石门坎上原来应有一座石门，石门村之名应由此而得。根据石门坎的位置判断，这石门应与南诏都城的南内城门和南内城墙大有关系。其南内城门就应该是这道石门。按此推测笔者访问了石门村。在村人热情的带领下，在石门村东西向的村中央通道的中部北排墙脚下，见到了“石门坎”。

这石门坎现已成为几户共用的总大门的门坎。门坎顺东西方向安置，门向为南北向。石门坎仅外露东西长 1.27 米，高 12 厘米，宽 14 厘米的石埂。石质为当地常见的苍山青石。石埂是在整块长方形大青石顶部精工打制而成。现外露两头之东头凿有长 10 厘米，深 0.5 厘米、宽 0.4 厘米的母隼，系今房主人在上立门枋而凿的隼口，现已无门立于其上。西头留下一三角形残口，门坎中间 1.27 米被凿平以便房主手推车进出。石门坎两头被石砌围墙包砌。石门坎的其余部分都砌在了石墙之下。门坎南北两面用土填高，并用水泥打成路面，与石埂的石面持平，所以石门坎的整石宽度无法测知。这显然是房主人既利用石门坎，又要保护石门坎原物所采取的谨慎措施。整个石门坎连砌入墙下的部分，总长约在 2.8—3 米左

右,是一个长方形的大石块,估计长方形大石块下还有石基砌筑。

这石门坎的位置,东西向大约合于今府城内红龙井一线。南北向大体在崇圣寺塔(三塔、千寻塔)、弘圣寺塔(一塔)连线附近。

《蛮书》记:“阳苴咩城南诏大衙门,门上重楼……楼前方二、三里南北城门相对,太和往来通衢也。从门楼前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门。”这第一重门的位置与南诏王宫(“轿椅位”地点)的距离,按《蛮书》记录情况推算,应在今大理府城西门附近。第二重门的位置应在三塔、一塔连线附近。石门坎的位置恰好处于《蛮书》所记的“太和往来通衢”、“南北城门相对”的南城门位置上。现大理府城南门的城门洞内径与石门坎的长度相近。这石门坎就是当年南诏都城的南内城门的遗物。这道城门用石砌成,石门村东西向中央村道北排的房屋围墙就是当年南诏都城南内城墙的位置。

石门村西坡地上,有一个称为香柏园的地方,那里还有村人世代相传保留下来的祖先房基石脚。现在的石门村就是从那里逐步迁下来的。村中有个大家认真遵守的规矩:祖辈留下的房屋根基必须认真保护,建盖新房,石脚所用材料必须另备。石门坎就是这样被代代相传保留了下来。

石门村人称今村北中溪河道为“后河”。有后河则相对应必有“前河”。这前河应该从现村道而过,恰与红龙井一线位置相符。从今石门村地形观察,南北两面都向中央村道倾斜,中溪原河道的“前河”只能从今村中通道而过。这“后河”的形成与“前河”的消失就是“接城改河”的结果。

不过这南内城墙也非毫无踪迹可寻。笔者沿中溪直上,在通往影视城的桥以西,上苍山庙前的一段中溪北岸,还能见到几段河岸上面长满城头叶,不像天然形成,很像是从管底向上砌筑的城墙墙面砌体的底部。河北岸现已全部成为耕地,但沿河岸有宽3—4米的耕地成高埂状还可明显看出。三十余年前,苍山庙前中溪北岸还残留几处高坵,临溪一面有规则的石砌体,保存情况与当时桃溪

南岸的北内城墙情况相似。于今桃溪南岸城墙砌体已不见踪影,苍山庙前中溪菁口北岸的砌体也由于同样原因而荡然无存。

南诏都城有南北外郭城墙,也有南北内城墙。南内城墙在明洪武年间修大理府城,“接城改河”被毁。随着时光的流逝,六百多年以后,在人们的印象里,这南内城墙的存在问题就成了一团迷雾。解开迷团的关键就在于弄清石门坎和石门村的来历。感谢石门村人有优良传统,世代相传,认真保护祖宗根基,为解开对南诏都城的“南郭情况不明”的迷团,保留了一把珍贵的钥匙。

2005年改修大理至凤仪公路,文物考古部门配合作考古发掘。据报道已在石门村东有城墙墙基发现。这更为南诏都城南内城墙在石门村的石门坎一线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南诏王都的宫城、王城和内城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军攻克大理,改元大理路为大理府,取消大理总管,大理成为一般府治的所在地。明初建大理府城时将南诏、大理国的王城、宫室、衙署等尽行拆除,作建筑材料。对南诏、大理国的“在编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尽行销毁。经明、清两代及以后时光的消磨,风雨的剥蚀,人力的摧残,唐、宋、元三代曾经辉煌过六百余年的西南名城古大理城便残迹难寻,记载失传,成了一堆不解之谜。

所幸,《蛮书》、《旧唐书》、《新唐书》及地方志和一些古籍中还可以搜寻到些鳞爪记录,以此作为线索,参照民间传闻,搜寻查找残留遗迹,经分析、判断、推测,大体可以对南诏都城的主体部分作一些描述。

《蛮书》卷五:“阳苴咩城南诏大衙门……”一段,是复原南诏王宫、王城的面貌的重要材料,解开谜团的钥匙。

《新唐书·仪卫志》记:“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驾’。”这个“衙”与“衙门八字开”的“衙”的含义有所不同。八字开的衙门是官吏办事的地方。唐人樊绰写作《蛮书》时的“南诏大衙门”所指的是南诏王所居的地方,就是指南诏的王宫。

今三月街场西,新建的古乐演奏台北、蚂蝗箐沟的南岸,沿三月街工作委员会大门一线以西,可以观察到有一隆起的高台地。由此线以西至中和峰山脚下约一华里有余。由此从蚂蝗箐南岸往